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cs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谈天说地

荔枝记

□胡竹峰

海南多荔枝园，满树红果无数，圆胖鲜红，阳光下一园吉祥。园主多售卖鲜果，入得园内，自行无度摘食。如苏轼所说，荔枝正熟，就林恣食，亦一快也。

荔枝肉莹白如冰似雪，吃得十来颗，饱腹不已。古人诗词文章欢喜夸张，“白发三千丈”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“歌罢海动色，诗成天改容”之类，自有跌宕。然苏东坡作诗说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，到底泥实了一些，好在“不辞常作岭南人”一句荡开了。

荔枝极入画，寓意吉利。八大山人画果盘，半盛三五颗荔枝，当真尤物——故国不在、生逢乱世的尤物，况味不同寻常。齐白石为荔枝写生无数，说果实之味，唯荔枝最美，且入图第一，又说牡丹为花之王，荔枝为果之先。齐白石的荔枝，多是在浅红底子上以西洋红点成，格调尤高。有一回画已完成，老人意犹未尽，拈笔濡墨涂了两个黑荔枝，全画跳出，映得红荔枝更加鲜活水灵。

有人画荔枝是怪物，有人画荔枝是赃物，有人画荔枝是玩物，有人画荔枝是傲物，有人画荔枝是失物，有人画荔枝是旧物，有人画荔枝是遗物，有人画荔枝是俗物，有人画荔枝是尤物……

怪物里有一番犄犄子立，赃物里有一番贼眉鼠眼，玩物里有一番闲情逸致，傲物里有一番负手向天，失物里有一番失魂落魄，旧物里有一番逝水年华，遗物里有一番白头发宫女，俗物里有一番家长里短，尤物呢？风华也，尤物善惑尤物移人。

园中荔枝大可尽兴丰收，纸上荔枝却不能太满。文徵明画荔枝，老树新果，铺满挂轴，不如齐白石小品有味。友人曾赠我纸本《荔枝蜻蜓》，一挺荔枝绿叶红果，一只蜻蜓俯身飞来，栩栩如生有翩然之姿。

荔枝红、樱桃红、桃红、瓜瓢红，不同的红不同的格。荔枝之格在桃、西瓜之上，有一抹风尘仆仆甚至超过了樱桃。

吃完荔枝，清清爽爽。荔枝好吃，好吃在清香上。昔人以为荔枝味似软枣，实在风马牛不相及。软枣是软枣味，荔枝是荔枝味。荔枝有清香，食之如在初夏荷花旁闻到满地莲荷的清气。莲藕也清香，但没有荔枝的清香悠远绵长。

一些人嫌荔枝清淡。荔枝寄情以清，入味以淡。许多年以后追忆逝水年华，想起荔枝，会觉得清得悠远，会觉得淡得绵长。荔枝清而有味，淡而有味，一位面容丰腴肌肤粉嫩的女子跳出红尘，身上现出隐士气，自有一种宝相庄严。

荔枝是寂静之食，没有欲望。榴莲、芒果能感觉出生命之热。荔枝像春风细雨，芒果如夏风梅雨，榴莲红尘万丈，可谓水果里的荤腥。荔枝不容易，这一枚南方佳果归徇雨于平淡，大不容易，有佳日风味。

日啖荔枝三五颗，好日子细水长流。荔枝不耐贮藏，一日易色，二日香变，三日改味，四五天后，色香味尽去矣。

杨玉环生于蜀地，好食荔枝。岭南海南所生荔枝尤胜蜀地，唐明皇每岁飞驰以进。后人将杨玉环当年所食的品种取名为“妃子笑”，得因杜牧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诗句。

我喜欢妃子笑，果大、肉厚、色美、核小、味甜。一笑倾城，再笑倾国，三笑倾情，寄情于味的情。近来暑气甚烈，寄情于味，可娱小我也。

有蜜蜂采荔枝花，酿成荔枝蜜，我没喝过。据说甜香里带股清气，很有点鲜荔枝味儿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csgh@sina.com联系

心安即是归处

□查干

在人的一生中，动与静是互为依存的。也就是说，有动有静才是人生，缺一不可，偏袒一个亦不好。

动即动力，世间万物都在动中成长、壮大。童年时，人为了速速成长，一刻不停地爬动、跑动，这时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淘气。淘气二字多么动听，听起来亲切，回忆起来有滋有味。有时，白发人之间开起玩笑：“老兄，还在淘气呢？”于是相视而笑，心领神会，都有些动情。动是创造力，动是财富，我们应该为动唱一首赞歌。然而，动也是有限度的，就是说有它的局限性。无限的动，无为的动，会酿成灾难，譬如连天的暴风雨、雷电、海啸。这些现象如果有节奏地发生，那是自然界的自我调节与平衡，是合理的。若过了度，就会有毁灭性。

这样的时刻，静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。如今有一句很时髦也很智慧的话：等等你的灵魂。此言极好，千金难买。许多事物，拥有动态中的静，才显得弥足珍贵。大海有排山倒海的暴烈，也有风平浪静的温柔。世间万物都有休憩和睡眠的需求。休憩和睡眠是两种程度不同的静，人在这两种状态中，让处于动态的器官和细胞安静下来、归于平缓，人的思维才会有更理智的定夺和选择。静是为了更有力的动，是储存能量的需要。如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，就是激烈动因的反面。古代勇士上战场，用酒来壮行，而非用茶。酒属于动的产物，富有创造性和开拓性。而茶是属于静的，是反观灵魂之物。所以，哲人与智者，一般都喜欢茶饮。古人“煮茶品日月”，从一杯清茶里难道还品不出人生的得与失吗？我总是期望，当今的精英人士多多品一些茶饮，以此品味人生的情态。

静，是动的挚友，也是诤友。动静互补是人生的最佳状态，也是大自然的最佳状态。品茶正是进入这种状态的最佳方法之一。



有一年晚秋时节，我们一群作家、诗人受邀到湖南历史名城岳阳去参加“洞庭湖国际观鸟节”。我们登上岳阳楼，远眺八百里洞庭水，去体会孟浩然笔下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的水乡气概，也去品读不朽之人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被那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所触动、所启发。继而，又想到君山岛和它的香茗“君山银针”。

恰逢枯水期，进岛用不着走水路，我们就直接开车进去了。人称君山岛是爱情岛，我说它是神话岛。4000多年前，舜帝及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就在那里生活过。后来舜帝南巡，殁于宁远县，两位妃子闻之大悲，泣血竹叶上，斑竹从此留在了君山，成为绵延不绝的传说。唐朝诗人高骈有诗：“帝舜南巡去不还，二妃幽怨水云间。当时珠泪垂多少，直到如今竹尚斑。”李白也有诗：“帝子潇湘去不还，空馀秋草洞庭间。淡扫明湖开玉镜，丹青画出

佳状态。品茶正是进入这种状态的最佳方法之一。那时的人，必是动少静多，过着比较安宁简朴的日子，那是所谓的农耕文明兴盛期，茶饮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。有一传说，是童年时母亲讲给我听的。她说，有一次尧帝巡视，物色继承人，恰遇扶犁耕地的舜，便问，你的两头牛，哪头走得快一些？舜怕被说慢的那头牛听见会伤心，就离开很远的距离才对尧帝耳语，告知其中一头走得快一些。这一传说在民间传得很广，颇动人心，我至今不忘。我们的古人，不仅憨厚实在，也极重感情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，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是君山。”美好的句子被刻在高大的石碑上，供今人记取。

喝着君山的名茶，想着这些遥远的往事，灵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猛然间，羡慕起远方那风中摆动的白头芦苇和安然戏水的野鸟群。这里是它们的家，这个家园湖天一色，四野静谧，具有传统文明的深厚底蕴。而我同样收获满满。因为心安即是归处，此行不虚也。

我们的古人，不仅憨厚实在，也极重感情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，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喝着君山的名茶，想着这些遥远的往事，灵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猛然间，羡慕起远方那风中摆动的白头芦苇和安然戏水的野鸟群。这里是它们的家，这个家园湖天一色，四野静谧，具有传统文明的深厚底蕴。而我同样收获满满。因为心安即是归处，此行不虚也。

我们的古人，不仅憨厚实在，也极重感情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，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喝着君山的名茶，想着这些遥远的往事，灵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猛然间，羡慕起远方那风中摆动的白头芦苇和安然戏水的野鸟群。这里是它们的家，这个家园湖天一色，四野静谧，具有传统文明的深厚底蕴。而我同样收获满满。因为心安即是归处，此行不虚也。

大家微语

关于爱情

□池莉

●关于爱情，可能适合那句名言，“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地球上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种爱情；而爱情观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有。并不是所有人对所有事物都需要持有某种观点，我就没有爱情观。

●我相信任何爱情都可能发生，我也相信任何爱情都可能不发生。我相信婚姻中有爱情，也相信婚姻中没有爱情。我不歌颂爱情，也不批判爱情。

●我的写作关注点，是一个人的爱欲在怎样玄妙地发生与变化。至于我小说中写到的爱情，如果说完全与我的经历有关，那是假话；如果说完全无关，那也是假话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夏夜露天电影

□牧徐徐

夏夜看场露天电影是最开心的，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最期待的。

之所以说期待，是因为露天电影不是每天都能看的，整个暑假只能看上两回，在本村最多也只能看一回。轮到我们村放时，一大早，村里的小伙子就把挂电影幕布的树桩栽了起来。树桩会被栽在村中最空旷的地带，一般是晒谷场上。傍晚时分，放映机和幕布被人挑了回来。很快，一块巨型的白色幕布被挂了起来，它的四个角被麻绳牢牢地拉直，洁白无瑕地立在那里，在黄昏下显得神奇极了。

暮色四合时，放映员来了。他先到村支书家吃晚饭，吃饱喝足后方会来到晒谷场。他吃饭时，我们这些孩子轮番去看，跑进跑出，看他还有多久才能吃好，希望他能尽快结束用餐，抓紧时间去晒谷场。我们还会自发地挨家挨户去叫人：“放映员就要吃好了，

电影马上就要放了，快去看啊。”因为我们知道，聚集到晒谷场上的人越多，电影就会放得越早。谁不想早点看呢？邻村早就放过了，都说电影特别好。可大人们不着急，还是慢腾腾地处理着自己家的事。

天完全黑了，放映员终于来到晒谷场上。他试了试发电机，用绳子快速地抽拉了一下轮子，发电机便轰隆隆地响了起来，放映机上的灯泡也随即亮了起来，“有电了！”然后他取出装胶片的盒子，放到转轴上，与另一个转轴相连接。他按下按钮，胶片吱吱地转动起来，一束粗壮的光投射在远处的幕布上，画面出现了，也有了声音。

“放电影了，放电影了。”尚在家中忙碌的村民放下手中的活儿，端着板凳，拿着椅子，兴奋地朝晒谷场走来、跑来。现场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，好位置、不好的位置，很快都被人占了。小孩个子矮，就站在板凳上，

或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看。

灯光熄灭后，人群一下安静了下来，电影正式开始了。发电机轰隆隆地响着，胶片吱吱地转动着，幕布上的人不停地说着话，星星在夜空中亮着，晚风静静地吹着，我们终于盼来了露天电影——一场声音与图像、人物与故事的乡村艺术视听盛宴。

母亲、哥哥、小妹都来看了，唯独不见年迈的爷爷。我回家里喊他，但漆黑的家里没有一个人，回来时才发觉，爷爷已经在看了——他坐在幕布的背面，正看得津津有味，他是不想挤到人堆里去。

父亲没有出现，他正在山另一头的某个地方放电影，他在另一个乡当电影放映员。他看过很多场露天电影，却从没有陪我看一场。但我不怪他，因为他在给另一群跟我差不多、同样爱看露天电影的少年放电影。